

北京报界先声

20世纪之初的彭翼仲与《京话日报》

彭望苏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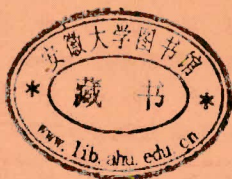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北京报界先声

20世纪之初的
彭翼仲与《京话日报》

彭望苏 著



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报界先声：20 世纪之初的彭翼仲与《京话日报》/
彭望苏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ISBN 978 - 7 - 100 - 09377 - 4

I. ①北… II. ①彭… III. ①彭翼仲（1864 ~ 1921）—
生平事迹②报纸—新闻事业史—研究—北京市 IV. ① K825.42
② G219.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203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北京报界先声
——20 世纪之初的彭翼仲与《京话日报》
彭望苏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瑞 古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09377 - 4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0 1/4
定价：46.00 元



彭翼仲像



1915年，彭翼仲与子女



彭翼仲与亲友

京話日報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星期日 第四千一百一十一號

本埠新聞

● 昨日下午三時許 某處發生火警 幸經及時撲滅 未造成重大損失

● 某處發生火警 幸經及時撲滅 未造成重大損失

● 某處發生火警 幸經及時撲滅 未造成重大損失

各國新聞

● 某國發生火警 幸經及時撲滅 未造成重大損失

● 某國發生火警 幸經及時撲滅 未造成重大損失

● 某國發生火警 幸經及時撲滅 未造成重大損失

小說

● 某處發生火警 幸經及時撲滅 未造成重大損失

● 某處發生火警 幸經及時撲滅 未造成重大損失

● 某處發生火警 幸經及時撲滅 未造成重大損失

兒童解字

● 某處發生火警 幸經及時撲滅 未造成重大損失

● 某處發生火警 幸經及時撲滅 未造成重大損失

● 某處發生火警 幸經及時撲滅 未造成重大損失

「這要殺平民，永遠是不及罷了。近來他正緊要的關天，夜裡還常不出來，所以纔有這些事。被劫的人，痛不欲生，可又哭不出聲，這國人的聲名，未免要受些影響。」

研究家說：「北京與以美會女教士，確係在二月初間，專研研究女教及的學問，年齡已長，不能叫入學，清和附屬天主教教區，要辦道女的一班，至在作母親的身上，不能叫該等男子，此事要辦理好了，却是不十分有益，但怕傳佈教義的迷途，不求真理，也是枉然。」

學生怕苦：「這等學問，人真難學，學堂裏，學生的臥房，全是三間一通通，每間住八個人，現在天氣已冷，白日一天沒有火，直到晚上，才燃着了，圍和臥房，舖由大夜幾，火爐燃起來，哄婦不別有刺工夫，一睡就天，睡又醒了，學生們太怕冷，都有忍受不住，若到三九天，就更會受甚麼樣困苦，孟子說的，陳陳腐腐，學生們可算是作不到，現在把官醫也殺了，萬一萬料，恐怕病臥床有時，講說八條高等學堂，每月初七，手金銀，則時學生脫出，出來燒死。」

講說金銀：「初七日上午，有兩輛胡同西口外，有兩個瘦長的康西，由棚裡出來，在門外喂驢，驢兒一箇人，向草場邊，初了點東西，過去二點，是些黃色的藥水，彩迹可疑，帶着人往南改道，着巡捕着事往，送入工巡西門，就說燒了一堂，據供是洪往回民，路遇護防，亂攻波人擒住，劫掠的事，竟不知情，最良，也是何問，而且扣了官醫，昨天清早，雙子受毒倒斃，打算做兒子，就不信下毒藥，過死了，也怪不得，想必是康西得毒過人體。」

探聞人說：「自官醫放好炸藥，將近一日，毫無音信，天津派來的探訪人員，正天的音信，據我們這，此等事，人終終難辦，一人拚了命，同黨者必不甘心，暫且還要查明，必須須派偵探，遠遠的去，吩咐，中國不願，但保學，又恐怕沒有這些人才，專在京城巡防，無益。」

各 省 新 聞

時注重實說（奉天）趙將軍因民智不開辦理新政很不容易如今要開通民智必得從下等人入手
打草多立演說處（下等人一開通辦理新政就可容易施了）
請到候補官（奉天）事天大亂之後各物無一不貴小民度日更是艱難這也不足為奇最可歎的是
那些候補的老爺們平日本不知生財之道太平年月還苦困苦不嫌經過一番大亂更不必說了

THE

11

興隆

《京话日报》第437号4

的兒子才子 好好教訓以長好才 也不願娶妾侍隨園 有人欺壓某一位 也不必隱隱的名姓了 是也
 國家近因賑捐 (山東) 自奉軍帥張國良捐 京外士民 紛紛踴躍 山東師範學堂 總辦方觀察 印了勸
 捐小書 到處勸人 自己又先認捐一百兩 願樂輸一壇匾 各學堂 的教習學生 全都認捐 將來各省若
 見仿照辦理 連天大費 可省下的不淺了
 樂善好施 (山東) 辦賑濟川川煤礦的萬金泉 前從繼人殷士圭處 訂買汽水機器 查明價銀兩千五百元
 光緒三十三年 兌完銀兩一千二百五十五元 其餘一千二百五十五元 等機器器各件好 照數交清 由青島運送公
 司作保 立有合同為憑 想初把機器交好 不能使用 萬金泉與殷士圭爭論 不惟殷士圭反有一記 說他
 萬金泉機器不能用 藉口說不給剩一半價錢 立刻利回青島 請了國華律師 在總兵台衙門控告 總兵台
 成了傳喚萬金泉的人 前往濰川去查實 現據有據理人聲明 實在是在時器不能用 並非是萬金泉誤 因此
 總兵台判老 照舊的機器 照舊合同交付 被欺所欠的價錢 也說不必再交 一切堂費 時廣告自備
 與殷告無干 倘果如也公斷 足見是並不相侵
 創設電報 (山東) 省城電報公司 是在籍候補道劉鎮航創辦 其中全奉華股 並無洋款 在青島電報公
 司處 買來機器 共用股本三萬兩 公司房屋 已將建造 省城各街道 也無一律立起燈杆
 地盤與公司鐵線 (河南) 福公司商辦利得 據稟河南撫臣 要在懷慶開辦鐵線 無一因福公司限訂合同
 竟有相他辦鐵線的字樣 立刻此駁
 官會與事 (河南) 奏請嚴懲以肅大令 辦電務 最是煞心 把本處公書的人 都送引外逃去留學 所有
 經費 全是自己捐輸 幾條辦的風氣 向來本不閉通 張大令這一提督 將來必能變風氣明氣節
 因嚴禁電報 (江蘇) 電報是國家的利權 不准外人干預 無線電關係尤密 更不准外人設立了 現蘇省督
 商要在上海設立無線電 直通香港 威爾斯 新加坡等處 南洋大臣 因此事不合條約 已囑給駁了
 去
 將軍車來鄂 (湖北) 楚領主軍政事 已呈不報 被駁之後 官場內他議論五大臣和事 疑恐他是革命黨
 只是武裝討伐 沒有真據 來督的意也 不管他是不是革命黨 只要要他他個監察的牌名 可是總辦
 也罷

十

一、羅 恆 忠

十月朔九日補敘○十月初八日密部 饒慶衡 相賞黃旗日無引見 松公 陸恆 各假滿調安 題曰子
真推謝官綱紹 恩 河南陳道王維翰謝 恩 缺缺知府陳武純 謝恩 陳鳳祺 夏敦復 玉璽補備 召
見 召見軍機 陳鳳祺 夏敦復 王鼎 王鍾翰

上諭將和生獎發勇勞一職交員一補貴州候補同知陳壽麟原案犯犯盜案經縣知縣李鳳恩玩弄案限知
據作大捕知縣收贖應將各惡劣徒之妾五西縣錄案帶飭飭辦重懲預利心其重前學貢寧州訓導楊繼賢巧於奔
昧逐司豐平縣過境為之珍強刑屍命提詳亦常均著即行革職並同知鳳恩因循廢事實案過多八案明知盜
竊應將生疏疏懈好亦重革職知州石時性柔能人動不吏均著開缺歸部選用補用知府王顯先精力衰頹總差
生事自找同知再燁歲年已既衰案有疏縱試用同知王觀光才具平庸廢弛追奉開缺劣補同知邵慶林精力不振
間難應試用通判黃廷性過淳厚約束不嚴自著飭令回籍歸化通判劉俊校公私聚賭煩擾不降著即缺另補
餘著照所請辦理欽此

電 報

○路透電訊 自俄皇除了立憲後旨 人民非常喜悅 招工情形 也都 靖 各國鐵路 照常開
○又說 俄國總理大臣維多 要把國事犯和罪人 一律釋放 (因為國事的事實與罪人)
○德京電訊 希臘皇帝 現到德遊歷 德皇很是招待
○又說 德國總統 定於本月十八日動身
○日本又信國電 又說 日本政府 現時又與舊信新國債
○又說 俄國政府 要在俄京一帶 推廣郵政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徒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

[illegible]

序：一切都为了抵达最底层

杨早^{*}

我关注《京话日报》与彭翼仲，是很偶然的机缘。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博的头一年，跟导师讨论论文题目，突然冒出一个问题：《新青年》创办在上海，当时最西化的中国都市也是上海，但为什么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不发生在上海，而是在北京？

这个问题，想着想着就换成了更实在的形态：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既然发生在北京，那么这座城市的都市性格/文化生态/舆论环境，对于形塑这两场近代史上的重要运动，有着何等影响？

基于这个问题，我开始关注北京研究，从都市史、文化史到舆论史的材料，都在阅读范围之内。这样，就碰上了彭翼仲与《京话日报》。

在一般历史和文学研究者的知识框架中，彭翼仲的名气不大，知道的人不多，甚至远比不上他的儿女亲家梁济，当然更不如他的姻侄梁漱溟。其中原因，大概是大陆的近现代史研究，政治上主流是“共和—革命叙事”，文化上主流是“五四—启蒙叙事”，而彭翼仲、梁济则是改良—立宪这条线上的人物。梁济的名气稍大，多半是因为1918年的自沉惊天下，而且进入了新文化人物如陈独秀、徐志摩的论述，其子梁漱溟后来的成就和影响也不无

^{*} 杨早，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助力。

新闻史研究者知道《京话日报》的人当然多一些，但这份报纸也长期被归入“保皇—立宪”派的序列，而且近代新闻史的叙述，本来就重南轻北，研究者目光多注重于上海。这样一来，彭翼仲与《京话日报》的功业便被遮挡于主流叙述之外。这也是为什么当我逐步进入这段历史时，心头会有强烈的震惊与不平。

这种不平，梁漱溟先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撰写《记彭翼仲先生》时想必也有。如梁先生所言，彭翼仲是“清末爱国维新运动一个极有力人物”，“凡自幼居住北京而年在六旬以上的老辈人，一提到‘彭翼仲’三字，大概没有不耳熟的”。但是，跟北京的民众记忆相比，主流历史叙述却要冷淡得多，梁先生为此写道：“我今天查阅那些讲到中国报纸历史的各书，或则漏掉不提，或者止于提及报名，或虽则言及某报被封、某人被罪，却又错谬不合。至于其所从事的社会运动曾有若何影响成效，就更无只字道及。”

大概正是激于这种冷遇，梁漱溟先生写下《记彭翼仲先生》这篇长文，对彭翼仲的一生事业做了全面的梳理。彭翼仲既是梁漱溟的谱叔，又是姻丈，上世纪二十年代梁漱溟甚至还接办过一段时间《京话日报》，他的表述自然亲切可信，眼光独到。我那时一边读《京话日报》，一边看梁先生的文章，受益匪浅，博士论文中有关《京话日报》的章节，便大抵按照梁漱溟的思路进行叙述。

其间有一两篇文章在刊物上发表，突然收到一封贵阳来信。却原来是彭翼仲的嫡孙彭望苏老师写来，信中很欣喜我对《京话日报》的研究，并称将择日来北大图书馆读《中华报》，希望与我见一面。

记得是一个冬日的清晨，在北大小南门外见到彭望苏老师，脸上依稀还有乃祖的几分神情——这当然是想象，彭翼仲留下的照片并不清楚，但看他传记中，“为人豪侠可爱，其慷慨尤可爱”的性格特色让我印象很深。彭望苏老师也是很爽直的人，我们没有叙什么闲话，主要谈的是关于《京话日报》，然后我带他走进北大图书馆。

彼时北大图书馆旧刊室进行整修，本来据说要关闭半年到一年。我们这批博士生大抗议，因为这倘成了事实，论文便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大家休学算了。后来是在三楼书库的角落辟了一块出来暂用。

因为平时日日来看旧刊，已经同旧刊室的管理员老张很熟了。彭望苏老师是外面的人，能不能索看《中华报》这样的孤本，我也不完全托底。虽然可以用我的名义借，但彭老师要看上十多天，毕竟不方便。

未料我一提“这位彭老师是彭翼仲的孙子”，老张立即瞿然：“知道！知道！彭翼仲，《顺天时报》上总是提到他！”这里不能不佩服旧刊室管理员的“横通”。清末民初的《顺天时报》，看的人并不算多，但非常重要（因是日本人出资办的，后来甚至成了日本外务省机关报），而且正好是《京话日报》的最大竞争对手（彭翼仲办《京话日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为华人“争报权”），老张经由《顺天时报》而了解彭翼仲，而且对彭很敬重。这使我放心了，彭望苏老师大可在这里尽兴地阅读祖父办的《中华报》、《京话日报》和《启蒙画报》。

与我由兴趣而研究《京话日报》相比，彭望苏老师更多了一份家族责任感。同是细读旧报，我的关注点主要是“报”，他的关注点首先是“人”。彭老师曾有言：“先祖父身处办报赔累不堪之时，曾作殉报准备，以裁纸刀刻字壁间，留下‘子子孙孙，莫忘今夕’的激语。这八个字一直响在我的耳边，使我产生崇敬之情，使我多想社会责任、文化良知，也激励我把对先祖父及其报业活动的追寻和研究作为理所当然的任务。”

然而这并不影响研究结论的殊途同归。因为通读过《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的人，很难不为彭翼仲、杭辛斋、梁济这些启蒙知识分子“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以及踏实力行的精神所感动。而将彭翼仲与《京话日报》置诸近代报林之中，其特异之处，也正在于开辟草莱之功，以及与北京维新运动、社会生活的紧密结合。

彭望苏老师斟酌再三，为自己研究祖父的著述定名为《北京报界先声——

20 世纪之初的彭翼仲与《京话日报》》。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书名标举“北京”与“报界”两个范围概念，其后以“先声”点题，表明彭翼仲与《京话日报》既在时间上领先，又具有先进意义，还凸现了人的声息，造就了“有声的北京”。副题以“20 世纪之初”概指彭翼仲与《京话日报》，乃是因为本书虽重在揭示和研究 1900 年代的彭翼仲和《京话日报》，但亦涉及报主一生，同时梳理考求了《京话日报》自始至终的史实，因此，“20 世纪之初”代指本书所涵盖的历史时段。

这说明了本书选题的范围与意义，那么，内容有哪些特色？彭老师列出了以下关键词：

清末；北京；民间社会；民间报人；白话文报纸；平民品性；眼光向下；浅文白话；爱国图强；构建民间舆论环境；推助时势进化；提升国民程度。

如果读者能够抛开一般历史书中枯燥而呆板的叙述，自行想象一下 1904 年的北京社会，你就知道彭翼仲与他的同侪在从事着一项何等艰难成的事业：

西太后与光绪帝已经返京两年多，市面恢复了些许生气，但庚子造成的伤痛，仍在北京人（尤其是旗人）的心头激荡。辛丑条约的赔款又像一座大山般，压在有识者的心头。而北京识字的人是那么的少，各种报纸加起来不过能卖两千来份，老百姓不看报，也无从了解新信息和新知识。他们把报纸叫做“洋报”，觉得“访员”（记者）都是汉奸。街头倒是不时可以见到揭帖，宣传说“老团”（义和团）会很快回来，要那班崇洋媚外的人小心些。

那几年，国家岁收大部分赔给了外国，外人在国内的特权，从开矿、修路到招收华工、法律审判，越来越重。1904 年在东北开打的日俄战争，更是

时时提醒中国人丧权辱国的痛。怎么办？站在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开民智”是他们认为唯一可行的路。要开民智，不办报纸，不办白话报纸，怎么行？

《京话日报》在这时应运而生。它要承担的任务很多：要启蒙新知识，要讲述爱国道理，要劝导人们除旧维新，要报道国内外新闻，或许连创办者也没有想到（确实也没有先例），它变成了草根平民的舆论空间。

如果拿《京话日报》与上海那些大报大刊相比，甚至是与它自己的姊妹报《中华报》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别，几乎就像今日的网络、微博与传统媒体的区别。它将这个时代发言的门槛降到了最低，只要你能写几个字，写的就是日常说的话（这一点北京人占了大便宜），语法不通没关系，字写错了也没关系，报纸编辑会帮你改，然后登出来。

同时，读报的门槛也降到了最低。买不起报（一份只要三个铜子），有人捐了贴报栏捐了报，免费阅读；不识字，有热心人沿街讲报，后来开了讲报所，专门演说每日时事；想舒服点儿看报或听报，又有人捐了房屋开设阅报处，看报听报免费，还有茶水供应。甚至你去戏园子听戏，开幕前台上也有人讲几段报上的道理。一开锣，嗨！演的还是报上时事新闻改编的新戏！

几乎用尽了所有可用的传播手段，目的只有一个：让报上的话抵达社会的最底层。两年之后，那些上海办白话报的同行，蔡元培、林白水等，派人到北京来一瞧，嗨，扛活儿的，拉车的，都坐在台阶上读报呢。他们震惊了：这可是中国从来没有过的事啊。

您瞧，说起《京话日报》，我就停不住口，恨不得一下子把我知道的事都倒给您。其实，要说这些事，最全乎的，都在彭望苏老师这本书里啦。看了这书，您不但可以知道彭翼仲他们和《京话日报》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对1900年代的北京社会，地理、风土、习俗、人情、语言等等，都能知道不少哪。

就学术价值而言，本书是迄今关于清末阶段《京话日报》最全面也最详尽的著述。书中叙述了彭翼仲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梳理了《京话日报》

文本，考求并研究了彭翼仲及《京话日报》在造就北京舆论环境和推动社会进步上的作为。对诸多《京话日报》研究史上的疑案，如“晚清第一报案”的“彭翼仲案”，《京话日报》清末时段的终止期号和民初时段的最后接办人等，都有补阙正误的研究。全书附有与若干具体内容相关的照片资料，并呈现了《〈京话日报〉影印本》中缺失的第33号和第437号报纸照片，书后更附录了“清末时段《京话日报》期号与日期对应表”，许多引用《京话日报》文字时弄不太清期号、阴历、阳历对应情况的研究者，从此可以大松一口气了。

后学者如我，本无资格为彭望苏老师这本书作序，忝蒙老先生错爱，大约也有同为《京话日报》热心研究者的惺惺相惜之情，彭老师定要我写上几句。于是怀着如履薄冰之心，在辛卯年的岁末写下这些文字。自知佛头着粪，唯愿读者从中晓得我对《京话日报》与彭翼仲们的崇仰之情、推介之忱，而原谅我结结巴巴、慌不择言的赞美。

2012年1月5日于京东豆各庄